

艺术人生



人物名片

林剑丹,1942 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(今分隶苍南县)。师承方介堪、王敬身先生。现为西泠印社理事、温州书画院名誉院长、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国书法院研究员、中国篆刻院研究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历任温州博物馆副馆长、温州书画院院长、温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创作评审委员。著有《林剑丹古玺文字印联选》等。享受政府专家特殊津贴。2013年获中国书协第四届兰亭奖艺术奖。



篆刻
翁之乐者山林也
客亦知夫水月乎



吴东洲,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浙江省开明画院特聘画师,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会员,浙江省楹联研究会会员,杭州兴庐画坊工作室负责人,出版有《水墨清华—吴东洲艺术状态写真》《吴东洲作品集》等。近年来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展览,作品被外方多家官方艺术机构永久收藏。

吴东洲自述:道家所追求的逍遥状态,在人间何其难矣。在艺术创作中,逍遥是一种精神的至高境界,这一境界的获得靠的是对于不逍遥的抵抗和艰苦磨炼。当然,一个艺术家只有经过不能逍遥的状态,才有可能进入逍遥的艺术创作状态。这就是所谓囿于规矩,再出于规矩。

如何真正达到逍遥的理想创作状态?庄子给了一个药方:“无待”。即摆脱与外事外物的对待和依赖关系,做到“无己”、“无欲”,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。艺术创作要进入逍遥的境界,需要忘我、忘物,需要慢慢来,只有如此,一个画家才会更容易进入宁静的自我世界,从而更容易观照自我的内心和艺术的本质。

瓯海清风:林剑丹的古雅和清刚

记者 郑成航

温州位于浙江东南沿海,如今以经商闻名。然而在浙江书法界,它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得力于各个历史时期书家的代代相承,而林剑丹先生就是当今温州书坛的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。

求学名士,得遇大师方介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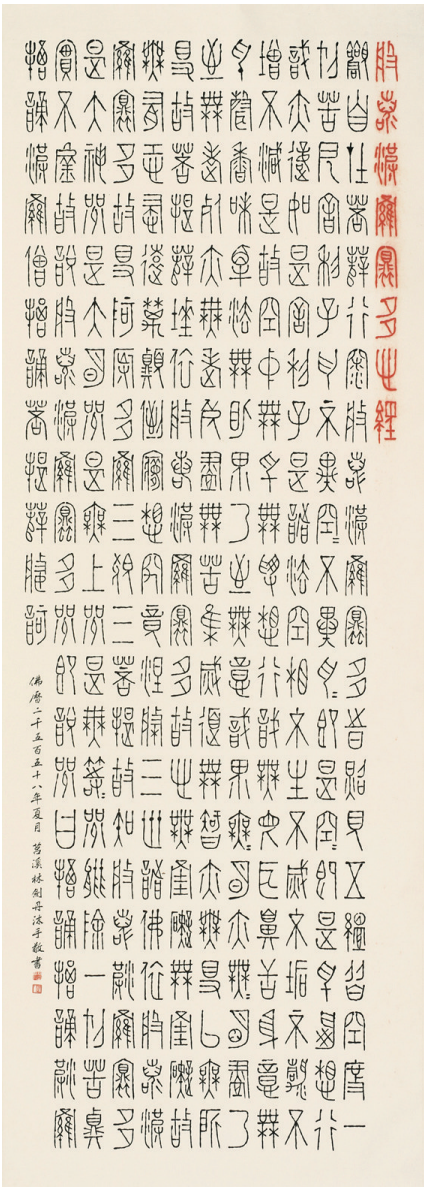
林剑丹出生于温州苍南,原名林克桂。从小学开始,林剑丹就喜欢写字了。古语云: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,而对于书法家来说,识字就是启发艺术之路的必要条件了。

10岁起,林剑丹一家随父亲来到温州。在温州,他遇到了书法启蒙老师吕灵士。吕灵士曾为清末福州知府,生性颖悟、高傲耿直,诗文、书法、篆刻俱精而很少应酬。17岁那年,林剑丹经人引荐,带着自己的印稿前去拜见。吕先生阅后,只说“学印必跟介堪,才能得正法。先学篆书再摹古印”,言毕,匆匆离去。当时,少年林剑丹对吕灵士这种名士派头有些不习惯。而到后来,吕先生的态度却渐渐缓和,但说话从不虚饰遮掩,大多言简意赅。“大概是吕先生觉得我孺子可教吧。先生若是遇到笨拙的人或恶劣的作品,只会稍看一眼,不作任何表态,更不会委屈客套。”

随后,林剑丹经人引荐,见到了时任温州博物馆馆长的金石大家方介堪。看了林剑丹的习作后,方先生问道:“你到底想学什么东西?”林剑丹也有些迷茫,说:“我也不知道,哪个最好我就学哪个;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学,我就学什么。”于是,方介堪把柜子里的《古玉印汇》拿给了林剑丹,让他临摹。《古玉印汇》是方介堪早年的精心之作,用勾填法摹录了明清二十一家印谱中战国、秦汉玉印的精品之作。然而,第一次拿到《古玉印汇》的林剑丹却“看不出其中的味道”,只把自己感觉到有意思的部分描了下来,一个月后就匆匆归还了。直到时间稍长,他才感到书中的古印非常好,遂一再主动借取,借期也越来越长。据说,开始方介堪并未收林剑丹为徒,直至林剑丹认识、理解了古玉印,才把他收列门墙,精心指教,并赐名“剑丹”。

学通诸体,秉持古雅之风

如今,林剑丹先生以清雅的行书、高古的金文和仿战国玺印蜚声书坛,这一切都与几十年前方介堪先生的教导不无关系。根据林剑丹回忆,在方老门下,先生首先告诫学生的是要打好篆书功底。方先生引明人《书诀》中的话:“古大家之书,必通篆籀,然后结构淳古,使转劲逸,伯喈(蔡邕)以下皆然。米元章称谢安石《中郎帖》、颜鲁公《争座位》有篆籀气象,乃其证也。”所谓篆书,犹指秦篆,以李斯的《泰山刻石》和《峰山碑》为主,《秦诏版》《会稽刻



古玺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

石》为辅。唐人张怀瓘认为李斯的小篆:“画如铁石,字若飞动,骨气丰匀,方圆绝妙”,“斯虽草创,遂造其极矣”。虽然如此,林剑丹却认为,自唐以后,“人们在口头上以李斯小篆为书家宗法,却极少在实践中做到。元代吾丘衍、赵孟頫等人对此也有所认识,却来不及在其中投入精力。”

关于书法风格,林剑丹每每提及“古雅”二字,欲求其“古”,就必须和世俗审美拉开距离;至于“雅”,林剑丹认为那是“具有某种规范,而不是离奇古怪、惊世骇俗的技法表现”。这与“古”相反相成,对立统一。他的行书从“二王”入手,并数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坚持“二王”一脉的帖学风格,追求以雅正、清和为基本基调的传统审美观念。纵观林剑丹的行书,前期飘逸洒脱,后期逐步走向厚重沉着,其中贯穿

的风格主线却是始终如一。林剑丹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能准确把握书法的内在精髓,做到诸体贯通。尤其是将篆籀笔法掺入行楷书中,以他善用的长锋羊毫写出,保持中锋用笔,如锥画沙、如印印泥,清壮刚劲。故林剑丹的书法点画虽不十分粗壮,却依然能做到沉厚雍容;虽不刻意求变,却滋味弥长。

作书如诗,妙用“来历法”

林剑丹的学历不高,却能写清新自然的古诗,实践着前辈“诗、书、画、印四全”的最高目标。这源于林剑丹早年跟随同乡学者王敬身先生学诗的经历。他对先生作诗的“来历法”颇多留意,最有所心得。所谓来历法,指的是借用古文或古诗中的二三字,裁剪而用之,帮助自己抒情写景,吐露胸怀,但又不同于前人的意思和状况。这种方法不同于用典,不能生吞活剥、囫圇吞枣,必须巧妙化用,与剽窃抄袭是两回事,即古人所说的:“字是古人字,意则是己意。”

林剑丹善于用这种方法作诗,也将此与书学融会贯通。他认为。书学与诗学虽然不同,其间的道理却往往相通。“譬如行书,距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,大家如林,法书众多,其中的精品更是数以万计,足够我们后来者取法”。前人在创作这些法书时,都经过千锤百炼,如果我们能将其精华一一掌握,化裁运用,做到自然流出,使古人之长尽为我所利用,笔笔字字有古人之法,而字字笔笔又皆出于自家之意,这就是书学上的“来历法”。“来历法的运用,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融会贯通、浑然一体,不能死记硬背、东拼西凑,就像诗人所谓的‘百家衣’,最为忌讳。”

几年前,林剑丹曾以古玺文字创作过《兰亭序》。玺是秦统一之前的官私玺印,其文字与金文小篆相异,属战国文字。限于出土资料,历来以古玺文创作的书法、篆刻作品并不多。林剑丹自1995年开始研究、创作,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,力求字字有来历。他先以自己的古文字知识储备写出全文,结果还有六个字没有把握。经过与师弟张如元的探讨后,发现“其中三个字的写法也是对的”。伺候,林剑丹特地来到杭州,拜访古文字专家曹锦炎先生…… 经过这一番探讨、考证,古玺文《兰亭序》才得以完成,“我就感觉到比较踏实了”。

可见,书法中的“来历法”需要足够的广博和严谨,也唯有林剑丹先生这样的学人书家,才能运用自如。

赋山水以思想 摆脱凡俗的围城

【师友说】.....

从自然界带来的缕缕山风和灵气

吴东洲这位年轻画家,主攻山水。观其画作,极见古意,用笔用墨诚实不虚,一笔一画韵味十足;崇山峻岭重重叠叠,远近高低错落有致,展现出“宋人丘壑,元人笔墨”,可圈可点。赏析吴东洲的山水,多是江南旧识,此间各种皴法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,自然妥帖,赏心悦目。

吴东洲经常主动出行,于河山之间细细考量,留下实地写生的记录,完成笔墨与大自然的最直接交流。源于自然,而又高于自然,他将自然山水升华,成为艺术山水。当我们打开吴东洲的作品集,阅读他山水画作时,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从自然界带来的缕缕山风和灵气。

吴东洲自己也明白:仅仅单纯地描绘山水是不够的。他必须赋予山水以思想,用笔墨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大自然中的阴阳、虚实、疏密、聚散,与人类社会的灵魂冲突和统一一定是有机联系的,要去探索,试图找到答案。吴东洲还很年轻,他在这条万里探索之路上,有许多的坎儿要过。

——《美术报》执行总经理、美术评论家 刘一丁

一种清婉的韵致

江南的山水,经过吴东洲笔墨的爬梳,言道出一种清婉的韵致。勾皴点染,干湿浓淡,坡石树木,茅亭幽客,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,这等性情的笔墨,最为动人。吴东洲细笔婆娑的山山水水,清秀里压着稳实,皴法里抖动着生机,细看轻灵富于变化,远看饶有古味,实兼古法然也。

吴东洲去古法里寻摸传统的根脉。他通常先用淡墨起稿,再渴笔淡皴,复干墨重笔,焦墨破醒,由淡及浓,一层层叠加皴擦、积染而后成,他说这个东西图不得快,古法就是一遍一遍来的,工序省不得,省了工序图方便、怕麻烦,就流于轻浮了!

吴东洲的画深谙古法,多层积染,笔墨润色不会飘浮流于表面,用笔轻散洒脱,全无积厚的沉闷呆板,近坡松透,远山清秀,真一派灵气氤氲。

法古,不至于漂浮无根,有时代气息、自己的风味,是立足当下清楚自己站在何处。居繁华闹市,品读这些有根有脉有立场的清雅笔墨、闲山淡水,多少可以摆脱凡俗的围城吧。

——当代艺术品评家、自由撰稿人 德珈



云满山头 68cm x 68cm

【学术点评】.....

认识东洲已有多年,记得初识时看了他的画。开卷清气迎面而来,待细看时发现他是凭借着天性在画画,感觉超然。近年来,东洲注重了从传统入手,他近期的山水画,笔墨精进。他对传统江南画格的作品进行了承接,在作品中呈现出一个江南人对江南山水的知解。

东洲所吸纳的养分正是江南画格的山水画。从他的《雨后空林》《青山有于约》《暖日晴风》等一系列作品中,皆可见江南的湿润使他的笔墨滋润在纸本之中。并在山水云烟中体会着平静致远、精神自足的人生。东洲的作品,呈现了他所处的认知阶段与追求,他让阅读他画的人领略了他的山水世界。

——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、中国画系基础部主任 陈磊

大展

“工·在当代”:
工笔画创作的一次全面检阅

12月23日,“工·在当代——2016第十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展”在中国美术馆开幕。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,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工笔画学会联合主办。在中国美术馆1-9号展厅,以“历史回顾、学术提名、全国征集”三个部分,全面展示近30年来,工笔画领域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作品的面貌,是一次对中国工笔画创作现状的全面检阅。

大拍

毕加索《灯下的女人》
5865万元成交

12月22日,保利华谊(上海)首届艺术品拍卖会“对话:重要东西方艺术夜场 从元人秋猎图到毕加索”正式举槌。其中,在预展时就占据醒目位置的毕加索重要作品《灯下的女人(杰奎琳)》以2700万元起拍,5865万元成交;《元人秋猎图》以4500万元起拍,6325万元成交。

声音

强拆和重建都是文化强权的体现

重建赝品文物,不如在原址建个遗址保护纪念碑,昭示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柳成荫近日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文说,对历史文物本身的保护,固然重要,但更不可或缺的,是对先人曾经走过的那段历史心存敬畏。不关注历史文物背后的文化血脉,强拆和重建,其实都是展现当代人文化强权的一种方式。从技术上讲,将来只要留有图纸,也许什么样的建筑都可以复建,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却难以重现。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有它自己的足迹,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倘若以为靠一笔巨资投入和一堆建筑材料,就能连通历史、追续文脉,文物恐怕将沦为现代人的玩物。倘如此,即便圆明园、阿房宫重新矗立在那里,还是它自己吗? 还能有当年的气度吗?

艺术真功夫在于行万里路

“美林的世界·韩美林八大展”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,其中“韩美林艺术大篷车”以编年史的方式,通过“时间轴”展现韩美林这些年行走江湖,向民间老艺人“求教”的点点滴滴。“没有这个大篷车,就是说我如果不下厂,不下乡,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创作欲望,也没有这么多的形象,民间艺术对我的帮助太多啦。”韩美林说,每次和老乡在一起,他都感觉特别踏实,不光学习画画、剪纸、面塑、捏泥人儿,还有秦腔、评弹、黄河大锣鼓和舞蹈。“我一辈子受延安的那些老革命艺术家的影响,艺术家不下去不行。你看我们现在美术学院的一些学生,会画的又有几个?都是拿着电脑闭门造车。真功夫还在行万里路。”

文创产品跨界需戒急用忍

“一部手机售价19999元,你会买吗?”近日,某手机厂商联合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手机火了。侯江在《北京晚报》上发文说,故宫的文创产品一直以来做得非常成功,但这次的手机合作,似乎前景普遍不被看好。首先,这种高价限售的行为很有可能让普通消费者抱有“酸葡萄心理”;其次,价格能够逆天的前提,是货得真好。文创产品跨界,需要慎之又慎,可别因为一时的急功近利砸掉故宫文化这样宝贵的金字招牌,此时此刻,故宫文创方面的相关负责人,也许应该去烟波致爽殿坐一坐,好好体味一下“戒急用忍”的真意。